

## 32

## 毛泽东的白内障严重起来

回顾共和国风雨岁月

再现毛泽东暮年人生



##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

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发展与结局,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

翻开《“571工程”纪要》,那些被当时认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反动至极的语言,更加激起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对死有余辜的林彪一伙恨之入骨。

但是,毛泽东已经发觉,揭批查到最后,暴露出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左倾”路线的产物?

……他在精神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他体内潜在的疾病也开始“秋后”向他算总账。

在精神与身体双重打压下,11月下旬,毛泽东又患了一次重病,经过医生全力抢救,方才脱离危险。一个半月来,他的身体都没有恢复元气。双脚严重浮肿,原先的布鞋、拖鞋一双都穿不上了。工作人员赶制了两双特别宽大的拖鞋,好让毛泽东穿着能够散散步。

毛泽东带着一身疾病迈入了1972年新年的门槛。此时的北京也进入了数九寒冬的季节。

寒流、大雪交替突袭而来,中央各种会议也少了许多。

毛泽东因为身体的缘故,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不要说

进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了。此时与中南海新华门一步之遥的人民大会堂在毛泽东政治生涯中已成为“遥远的地方”。从1971年9月林彪叛逃到1973年10月,两年多后,他才走进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当他步履蹒跚地出现在全国党员代表的视线里时,几乎所有代表的脸上都闪过惊诧的表情,大家内心顿时沉重起来。

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毛泽东老了!

失去健康的毛泽东,整日躺在床上看大本线装书,可是就在此时,他又发现自己的眼睛不仅老花程度加深,白内障也随之严重起来,“内忧外患”导致他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几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对此深有体会。

曾经有记者问她:“毛主席向你们发脾气吗?”

张玉凤毫不犹豫地回答:“发!1970年以后,主席身体患了多种疾病,有时情绪不好,渐渐地,我就觉得毛主席也和普通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不过,

他始终像父亲一样对待我们工作人员,是位非常慈祥的老人!我们在他身边久了,他也熟悉了,就像对家里人一样。有时遇到我们做错了事,或是他的情绪不好,就会发脾气。当时我也觉得委屈,觉得自己已经尽职尽责了,还是挨批评。

“现在看来,这不能怪主席。他操劳的是国家大事,加上国际风云不断地变幻,国内形势也不稳定,他心头有很重的压力。这些都是我们年轻人无法认识和体会的。所以就不能准确把握主席的内心活动。

“比如,主席正在看文件,我见饭要凉了,就提醒主席说:主席,饭菜要凉了,还是先吃饭吧。主席一听,火了:你没有见我在看文件吗?不吃!不过,主席发脾气,从不往心里去,发完也就忘了,并不计较我们的过失。

“主席一辈子爱看书,他读书几乎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主席读书有个习惯,不爱坐着看,常常捧着书靠在床上看。他的眼睛老花,又有白内障,看不清字

体,却又不肯戴老花镜,只好借助放大镜看书。放大镜是象牙做的框,很重,他竟能拿着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书。主席读书范围很广,历史天文地理文学,几乎没有他不读的。”

依靠读书舒缓内心的负累,或许是毛泽东一种减压的方式。习惯从历史中寻觅政治灵感的毛泽东又从历代文人墨客的怀古诗中,为林彪一伙反党篡权找到相似的历史原型。

记得当时社会上流传唐朝杜牧的“折戟沉沙”等作,都是毛泽东读古书中挑选出来的。诸如“试玉还须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类诗句,说明历朝历代接班人的选取都非常之难,都真伪难辨,而且被选者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今天的共产党政权也是如此……毛泽东要让历史照进现实,借古人之口为今天的政治说话。

寒冷,容易让人生病,也容易令人伤感。

1972年1月7日一大早,陈毅被癌症夺走了生命的噩耗传到了毛泽东耳中。不知是消息来得突然,还是早有思想准备,他很长时间竟面面无表情,无言无语。

## “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白舟他们很快就输掉了那一万元的本金。这让他有些急红了眼,满心只想着翻本,听说赌场可以借钱,便不顾艾米丽的一再劝阻,坚持在借约上签了字。艾米丽见无力回天,赌气一个人跑回车上睡觉去。可她只在车的后座上独自坐着生了一会儿闷气,就急急赶回他身边。然而太晚了,他这时已经稀里糊涂输掉了十三万……

十三万美元哪,换成人民币可就是一百多万,这对于他们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夫妇俩失魂落魄地回到洛杉矶,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先开车从西雅图过边境去加拿大温哥华,然后再伺机从那里逃回中国大陆。

就在夫妇俩匆匆忙忙收拾好行装准备出门时,忽然听到有人敲门。艾米丽疑疑惑惑地走过去打开门,只见两个彪形大汉一边一个立在门外,胖些的那个很和气地对她说:“我们受拉斯韦加斯某赌场的委托,特来请你们过去一下。”

夫妇俩面面相觑,心里明白两人从拉斯韦加斯回来后的一切,早已在人家的掌控之中。白舟甚至想到,他们一定已在家中某个地方安装了窃听器。否则,他们怎么会他们在将要出门的时候突然出现呢?

可是,这窃听器究竟装在何处?茶几下面?床头板背后?

晚了,太晚了,两人都明白,此去拉斯韦加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必定凶多吉少了。

果然,一进赌场,他们便被带进一处密不透风的密室,昏暗的灯光下,一个光头的白人端坐在一张小办公桌前,两旁各依次立着三四个赤膊的大汉。

“想逃,是吗?”光头白人冷笑了一声,朝手下努努嘴,轻描淡写地说:“先弄断他一条腿,也好长个记性。”

白舟英文不好,还以为是要和他谈什么条件,也咧咧嘴,优雅地笑了笑。及至两个大汉冲过来,粗胳膊钳子一样夹住他,方知不妙,然而,右腿已遭重重一击,痛得他差点晕过去……

艾米丽见状,情不自禁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苦苦哀求那白人手下留情,并承诺一定设法借钱还债。

“那好,这是电话,你现在就可以联系。告诉你先生,还不清赌债,他就别想出这个门!”

情急之中,艾米丽想到白舟的一位朋友——某著名台资银行的

总裁程某,于是哭着向他求援。程某是一位佛教居士,一向以慈悲救人、普度众生为怀,加上也比较喜欢白舟的国画,听后决定伸出援手。但他同时也提出:白舟五年内必须画出至少二百张他认为高质量的国画来抵债。

白舟这才有幸拖着伤腿重回洛杉矶家中,并于去年年底画完所有用于抵债的画。但他在画完最后一幅画的最后一笔后,却将所有的画笔统统折断并扔进垃圾箱,同时发誓从此不再画画。

“唉,想起这段往事,真是刻骨铭心啊。有时想想,即便这世间所有的金钱和财富都落到你手里,又有谁说得清是福还是祸呢?我们现在用艾米丽这几年教钢琴攒下的钱开了这家咖啡馆,起名‘白揍’,为的也是警醒自己,如果再贪恋钱财,做金钱的奴隶,到时候不被人揍,肯定也会被神揍的,而且,揍了也是白揍……”白舟最后说。

我听了,自然也很感慨,但我也是个喜欢咬文嚼字的人,忍不住说:“不过,白舟的‘舟’和白揍的‘揍’,拼音其实是两样的,一个有‘h’,一个没有‘h’。”

“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打碎门牙往肚里咽’,在我心里,那个‘h’早被揍掉了。”他笑了笑,语带玄机地说。

这世界上有着一个很特别的民族,它的人口仅占世界的百分之三,但他却提供给我们这个星球最为众多的伟大宗教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和诗人等,其中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基督教的创立者耶稣,共产主义学说的创立者马克思,广义相对论的建立者爱因斯坦,现代主义绘画的鼻祖毕加索,精神分析学的奠基人弗洛伊德……与此同时,这个民族也一代又一代乐此不疲地向人类社会输送着更为众多的富商、银行家、金融家、投机家和高利贷发放者……以至于这个民族的钱袋一直被人们视为世界的“金库”和“财富之窖”。它所“产”出的资本家更是占了全世界最富有的资本家中的一半左右,福布斯美国富豪榜前四十名中就有十八名来自这个民族,其中包括亿万富翁洛克菲勒、股神巴菲特、微软公司共同创始人保罗·艾伦、梦工厂中的淘金者杰克·华纳兄弟等等。

## 19

赌场发牌员别出心裁论述财富和人的关系



## 《财富如水》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卢新华

《财富如水》一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伤痕文学”运动的创始人,著名作家卢新华先生最新力作。作者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高度,以赌场生活作为切入点,细心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了财富所具备的水一般的特征和性质。

## 16

## 外国人和乡下人收费标准是一样的



## 《心术》

◆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六六

《心术》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文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切入,刻画了一群努力成为好医生,而又不愿不面临社会现实考验的年轻医生形象。揭示出在当代中国医患关系中,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都不能简单地用白纸黑字来定义。

开了颅腔等大师兄的当口,三组的小牛跑来说,今天打算接你们这个手术室开个刀。我赶紧劝他另聘他人,这台手术不晓得什么时候能结束。他跑出去一圈回来,倒霉透了,每个手术间今天都客满,就你们了,不改了。

吃午饭的时候又看到小牛,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对你这样没有人性表示愤慨,知道我接你下一台,你还说手术如何漫长,现在不好好去开刀,跑过来吃午饭。”

我一面盛汤一面答他:“不吃饱肚子哪有力气开刀啊!预热一下。”

我刚盛完,全场爆笑一片!今天是冬瓜肉汤。之前大家跟总务提意见,要求食堂工作做得细致一点,不要汤里放一大块肉煮,到最后害我们拿手术刀自己分。今天看来,果然有改进,肉都切开了,可惜只切一半,皮都连一块儿,大家拿筷子扯都扯不断。

午餐室是信息交流地。小杜说,孤美人又犯错误了,被病人

投诉。孤美人是上海本地人,有着一种源于本土的居高临下的傲气。我们曾经总结过上海人的特性,在上海人眼里,这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阿拉上海人”,还有一种就是“伊拉乡下人”。

她最著名的桥段就是,有个病人问她,大夫,我拿外国护照,收费会贵吗?她脱口而出:“我们是三甲医院,收费标准是统一的,外国人和乡下人收费标准都是一样的。”

护士长还替上海人辩护呢,说全国各地人民妖魔化上海人。我跟她说,你到论坛看一下,各地人都掐架,东北人骂广东人,四川人骂山东人,但全国人民都骂上海人。

秦教授立刻回我一句:“你以为北京人就好?北京人也牛得不行。上海人自以为大,还能大得过皇城脚下?上海人看外地人是瞧不起,北京人更恶人心,他不是瞧不起,他是充满了同情。凡不是北京的,都怪可怜

的,来的都是北漂嘛!北京人眼里世界只有两种称呼:中央和地方的。上次我们开会,汇报成果,北京医院的人诧异地看着我问:‘这么复杂的手术,现在地方也能做了啊!’我靠!上海啊,上海也算地方?”

笑喷。

4月8日

刚查完房出来。那个脑溢血的闹事病患现在一切都好,右半身不遂,说话不太灵光。比起死亡,现在的状况令他和家属很满意。

他在口齿不清中要他爱人给我削苹果。我很不适应他们这样的转变。当年他们挥舞着棍棒在走廊外叫嚣的样子与现在相比,让我诧异,人竟然有这么多副面孔。

无论他们现在怎样感激愧疚,都已经不可能换回我的小蓄。无论病患家属送什么,我都冷淡拒绝。他们归还的上次一万块的医药费,我们科也高调收下。

大师兄从手术台下来,看到

我手里拎的糕点就喊:“阿拉平平啊!”

我哈哈大笑,喊他:“阿拉曦曦啊!”

几个月前的夜里我收拾的一个急诊阿婆,第二天是大师兄接手,两周以后康复出院。自出院之后,大师兄二师兄和我,她每天轮番探望。

来的时候带着自己做的小点心,挂个门诊的号,周一是大师兄,周二二师兄,周三就到病房来探我。每次都笑眯眯的,喊大师兄是“阿拉曦曦啊”,二师兄是“阿拉遛遛啊”,我就是“阿拉平平啊”。

其实没什么毛病,就过来看我们一眼,说几句闲话,打量我们的眼神都让人发毛。

有一天,二师兄终于忍不住了,给阿婆儿子打了个电话,跟他讲请他把阿婆领回家。那个儿子来的时候很不好意思,一言不发带走阿婆。

阿婆空了两天没来,我们正舒口气。谁想隔一周,又带着酥饼来看“阿拉曦曦”了。

大师兄被阿婆的毅力彻底折服,私下里跟我们说,算了,老人家好歹也得有点业余生活,我们也勉为其难当回被追星族吧!